

散文組  
佳作

# 臺大醫學校區楓城新聞與評論 第16屆(112年度)徵文比賽



得獎人：陳又寧

就讀系別：職能治療學系二年級

得獎作品：夢之音

得獎感言：

這是一篇關於跑酷，母子之情，夢一樣的故事，如果對於任何一個元素有興趣，都歡迎閱讀。謝謝所有給了我靈感還有幫忙試閱和命名的人！

## 夢之音

職治二 陳又寧

「左，右，左，抓，踩。好。……左，右，」一個黑影在水泥樓的牆角陰影處徘徊，兩面牆垂直聳立——牆與地，牆與牆之間都是完美的九十度。那人口中念念有詞，抬頭望向視野左上方的牆緣，那道牆結束之處，連接著一個平台。視線回到身高平視之處，他不去想那道牆有多高，是他身高的一點五倍還是兩倍。顫抖著吸氣，吐氣，他向後退十步，然後做出刻畫在腦中無數次的助跑，耳邊的風切聲，鞋底的反作用力，左，右，左，抓——「呃！」他悶哼一聲，原本預計會抓住牆緣的左手一滑，右手彷彿擁有自我意識並預知到一切地向上一甩，四指勾住了粗糙的水平牆面，他整個人懸在空中搖晃，此時他只聽到彷彿不是自己發出的低沉的喘息聲悶在耳裡，嗡嗡作響。閉上眼，他想像自己是一只蝙蝠，不，一隻猴子，尾巴勾著樹枝，嘻皮笑臉地，毫不在乎地擺盪。然後短促地一吸氣，那人影躍上牆緣，消失在牆的另一側。

在鄉下老家的修煉，除了宅院後方建造年份不詳的廢棄水泥樓，月朝音大多時間在後林裡進行體能訓練。跑酷是一項很看重身體素質和環境判斷力的運動項目，因此音之前都在都市裡找各種地形練習。或許是行程排得太滿，又或是訓練強度太高，他的表現到達某一個程度就停滯了。兩個星期前，教練說，把這段時間當作一段休假時間，順便重整旗鼓。母親說這樣也好。

「今天的練習暫停一天。要去見外婆，」下午三點的懶陽繞過和式拉門，斜進房裡，兩個人面對面跪坐著。母親抬眼看了自己一眼，音故意不抬頭，盯著手中從櫃子中翻出的舊書。要是以前的他一定會抬頭，對上那道冰冷沈重的視線。

「明天再把今天的進度補齊，你知道我不喜歡進度落後，」母親又開口說道，音死盯著那幾行飛草的字跡。沈默有點久了。

「知道了。」音回道，黑得有點藍的髮絲垂落額間，睫毛微顫，最後緊緊貼在臉頰上。

輕輕鬆開門門，音從庭院側面的小門偷溜出去，他決定在母親更衣準備的時間去買支冰棒。這棟老舊的宅院裡四處縈繞著帶羶的霉味，那些陽光照不到的陰暗的角落總使他汗毛直豎——音唯一建立了情感連結的就是這扇木柵欄門，它使他想起自己兒時感到驕傲的手工作品，加上輕易能打開的特性，讓他能夠在喘不過氣時穿越這道門，深吸一口外頭的空氣。扁平的帆布鞋踏在秋日乾得像沙一般的泥土徑，沒有彈力、沒有緩衝，使點力踩踏，腳踝傳來的刺痛感便鮮明起來。下午的陽光刺眼得有些過分，他眯起雙眼，故意更用力地踩在地上，遠方的樹葉互相摩擦的聲響、不知道是什麼生物在草叢中竄跳，有太多聲音同時疊加在耳邊，使他原就浮動的心更加焦躁地翻滾起來。一步步，他逐漸地跑起來，沙土隨著風切在顴骨上，一頭短髮從輕盈的跳躍變成瘋狂地朝四面八方飛舞，連帽夾克像鳥類的側羽般在身側撲騰在灰藍色的空中，他轉向柏油路，朝著遠方的消失點加大步伐，他多想就這樣不停歇地一路跑向世界的盡頭，但他的人生，他的人生卡住了——緊閉著雙眼，越是逃跑，自己愣愣站在牢籠裡的影像越發清晰，無助的眼神在夢境裡陰魂不散。

蜷坐在公車亭涼椅上，音含著冰棒，盯著柏油路對面的乞討人發呆。要不是因為跑酷訓練才來這個彷彿時間暫停在一九八零年代的鄉下，他會很喜歡這種乾燥的天氣。

「喂，」音開口，那人一動也不動，跟他用一樣的姿勢蜷在原地。

「就是你，你喜歡吃冰棒嗎？」音又喚了一聲，這次那坨破布包著的人影彷彿聽到關鍵詞，動了一下。

「你如果喜歡，我可以再去買一支，」托腮看著那人，他倆又無言對視了一陣子，音看不清那人帽簷下的面孔，只知道他倆都是個固執人。見沒動靜，音索性往後一靠，雙手抱胸，在還算陰涼的公車亭下沐著乾燥的風閉上雙眼。

想必是不小心睡著了，音做了一個過度美好的夢。在夢中，他以乞討人的身份在樹林裡窺看自己練習。他回到那棟水泥樓的牆角，在他的眼中，音登上那平台的過程是如此輕盈流暢，轉瞬間消失在視線內。然後那瞬間，自己再也不只是那個默默無名的二流跑酷選手，不再懦弱、裹足不前，而能自信地登上高峰，讓母親感到驕傲。

好冷。眼睛撐開一條縫，沒看見預想中的刺眼秋陽。冷？音赫然張大雙眼，挺直背脊，放眼望去只見一片漆黑田野，幾百公尺內唯一一盞光源就是亭子旁的路燈。完蛋，完蛋了，一股涼氣竄上背脊，母親凌厲的面容彷彿蟄伏在草叢裏，要從各個方位浮現。這時一雙黑破鞋出現在視野邊緣，音向旁邊看，是那乞討人坐在自己左側，似乎是被吵醒了，正盯著自己看。

半夢半醒之間，音看見綠幽幽的月光鑽過缺乏修剪的瀏海，投在那塊光潔的額頭上。撇除頰上沾的泥巴土屑，那人的膚色白淨，像半透明一般，彷彿身體裡有什麼強烈生命力的，要穿破皮膚，躍出來的能量。玻璃眼珠子更映著月光同款的螢綠色澤，襯得淺色睫毛閃閃發光。全身髒得無法言喻，卻又是如此潔淨，未經世俗污染。他眉頭微皺，肩頸拱起，彷彿在催促擔心著什麼，目光在遠處和音之間來回。音轉頭看向他目光所指，意識到那是他來的方向。

「也是，我該走了，」音說道，將頭轉回來直視前方，他感受到那人灼燒的目光仍在自己身上，那目光一直給他欲言又止的感覺，但他忍住不看。幾秒鐘後他站起，踐著無力的雙腿開始朝著路的盡頭前進。

不知從何開始，每一面牆都顯得太高，曾經會從腿的根部源源不絕湧出的力量也隨著無止盡的訓練歲月消逝。音有點手足無措，卻也暗自慶幸，想著經歷了太多的自己是不是能藉此逃離這個地獄。夜漸漸地涼了，早秋的熱躁隨思緒飄至月光照耀不到的地方，隨之而來的是一種淡淡的，堅韌的，貼上音的肌膚，往身體裡滲去。此時，母親的臉又浮現，但她這次隻身走在前方，單薄的，像是少女走在沒有退路的鋼絲上。音想呼喚母親，要她快下來，喉嚨卻像封了膠似地一道聲響也發不出。不知不覺眼睛流淌出滾滾的熱淚，滴滴落在這無風的地。音意識到，無論有多痛苦，他想回家了。

一直到穿過庭院木門，音才想到手中還緊握著剛才的冰棒棍。轉頭看向座落在陰影中的水泥樓，他奮力一扔，冰棒棍旋轉著在空中劃出一道拋物線，無聲無息地消失在秋月下的草叢裡。